

散文

保卫永川

■侯一风

7月27日晚，我很荣幸参加了“河南省第五届优秀复转军人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我看到荧屏上出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和“军人的生命是生与死的交锋”等歌词字幕时，再次想起我军与敌人生死交锋的战斗。

1950年春，在我国西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活动蜂拥而起。他们攻城夺地烧杀抢掠，杀害我地方工作人员，猖狂向我建立不久的地方政权反扑。一时间，初见光明的西南地区，硝烟弥漫，社会不宁，人心不安。

川东永川军分区——解放军35师，因匪情严重，3个战斗团分赴各地，下乡剿匪。永川城内仅驻守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卫生处和警卫连、通讯连、运输连等非主战单位。敌人探清了这一情况，即谋划攻夺永川县城。

这年的腊月三十，永川广大群众欢天喜地忙过年，很多人一大早来县城赶一年中最后的这个年集。

城内各主要街道，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早晨7点，我所在的政治部早餐刚刚开始，外面骤然枪声大作。紧接着，哨兵急速跑来大喊：“敌人攻城了！”

‘会道门’已经杀进城内。”同志们立即丢掉饭碗，各执兵器，按领导的指挥部署，迎接战斗。

敌人的先锋队是迷信于“刀枪不入”的反动“会道门”。他们身着便衣，怀揣短刀，以左袖口翻卷为标记，扮作赶集的乡民潜入城内，分散在我军各单位驻地附近，按规定时间开始向我军进行砍杀。当我军发现对其还击时——这枪声就是城外匪军开始攻城的信号，城外匪军主力开始从我军战斗力相对薄弱的卫生处驻地较近的西门大举进攻。

当内外夹击的战斗全部打响后，也就是城外匪军主力开始攻城后，城内各处“会道门”匪徒们，看哪里有解放军就往哪里冲杀。在此情况下，我军还击时，很难不伤及众多赶集的群众。军分区司令员、35师李德生师长鉴于这种复杂而严峻的局面，当机立断，命令我军除遭到直接攻击外，暂不开枪，以免伤及群众，并命令我军喊话：“凡是老乡，就地卧倒，不要乱跑；凡是‘会道门’，丢刀投降，保证不究不杀。”听到喊话后，群众很快趴在地上或躲到隐蔽处，而匪徒们自恃“刀枪不入”，即使前面的被打倒，他们仍笃信“被打倒者没真心，我有真心打不倒”这一信念，所以前仆后继地顽抗，哪肯投降！不过自喊话生效后，匪徒和群众很快清晰地区分开来，匪徒们个个

手提齐头白刃，像疯狂的野兽一般，喊着“刀枪不入”和“杀”对我军拼命冲砍。而我军此时也奋力还击，将那些誓死不肯投降的匪徒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一时间，枪声、杀声、喊话声交织在一起，永川城简直沸腾了。在这次你死我活异常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一个战士子弹用尽了仍临危不惧，用枪杆子与一个匪徒对打，身带几处刀伤，仍坚持拼斗，最终打死了匪徒。同志们无不对其敬佩有加。

经过生与死的交锋，匪徒们终于看到自己伤亡惨重，“刀枪不入”并不灵验。有的人开始动摇，心存侥幸地喊着“刀枪不入”向城外退逃，企图与城外主力会合。城外敌人看久攻不下，“会道门”败退下来，也急忙撤退收兵。我军出城乘胜追击，痛歼逃敌，大获全胜。被敌人内外夹击的永川城，仍然像“铁打的营盘”般屹立不动。

在打扫战场时，永川城西门外，匪军尸体狼藉。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经被俘人员辨认，其中有他们的领导阶层，什么“皇上”“军师”“先行官”“保国将”，除此外还有一女官“皇姑”。这些愚昧又反动的“会道门”的罪恶下场，令人啼笑皆非。

近体诗

七绝五首

■马永华

秋日

田间苞米已归仓，令过中分始觉凉。
十亩秋茬余返照，应怜老父鬓前霜。

无题

歌管楼台夜未央，八珍九馔属寻常。
僻乡九月丰收后，衣食无忧即小康。

题太昊陵伏羲像

端居正殿自威襟，八卦盘中万象侵。
冷眼千年何不语，炉烟阅尽世人心。

初夏

四月乡间蝶影迷，桃花吹梦紫云飞。
麦田一晌灌浆水，大穗胶黄籽破衣。

咏白莲

素鹭飞入小池塘，四野薰风淡淡香。
涵露盘深幽独处，蛾眉不扫自然妆。

歌词



快乐的庄稼汉

■高潮

嘟……嘟……嘟……
我们是快乐的庄稼汉

日出而行，日落而息，
是庄稼人的老习惯；
春耕夏耘秋收冬储，
是庄稼人的生活链；
粮棉丰收百姓平安，
是庄稼人的美好心愿；

生长乡村，长在农院。
情系粮棉地，汗流万亩田；
常喝井凉水，爱穿粗布衫；
生活不攀比，种地没怨言。
青春献给黄土地，
祖辈守望农家园。
我驾铁牛耕良田，
沃野变成米粮川。
白天喝着幸福酒，
晚上做梦盼丰年。

我们幸福，
我们满足，
我们是快乐的庄稼汉，
我们是快乐的庄稼汉。

只要你比我过得好

■葛有杰

她来到他学校时，是上午十点多。学生们正在上课。门卫老付把她领到他的房间。

房间不大，却很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块豆腐。窗前放着一张由学生课桌改成的办公桌，桌子上放着几本杂志和一摞学生的作文，桌子左上角是一盆仙人掌，长势正旺。

这与他一向邋遢的习惯不符呀！以前他的房间乱得像个猪窝，她花了半天时间给他整理干净，一天没过，又乱了。

她总觉得这房间里少了点什么，以前他的房间里总有“她”的存在——她的照片、她送给他的小礼物、她给他画的画等等。可是在这个房间，“她”竟然消失了！

她不死心，又仔细地找了找，终于在一个小圆镜子后面找到一张女孩的照片，笑盈盈的。可惜，那不是她。

她的心一沉，难道……

怎么可能？他们相恋这么多年，感情没有出现过危机。他爱她，她也爱他，虽然他们有时也会争吵，她也会闹点小情绪，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分开。可是小圆镜子后面那个笑盈盈的女孩是谁？房间就是她给收拾的？

这是她第一次来他的学校。事先并没有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惊喜。以前，他给她说过，说这个学校很偏僻，条件很艰苦。她以为真的像小说里描绘的那样，先坐火车再坐汽车然后搭乘老乡的驴车再翻过两座山渡过一条河才到呢。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在一个叫将军寺的村庄下车，沿着那条正北的水泥路，步行两公里就到了。

她走出他的小屋，参观一下这个学校。后面是一座两层教学楼，教学楼前面立着一尊雷锋的雕像，教学楼后面有一个没有硬化的简陋的操场。操场西北角的空地上有片小树林。她走近一看，竟然是片梨树。

这是片新栽的梨树，开些淡淡的小花。她靠近一朵花，满心欢喜地嗅着。这应该是他为她栽的吧。她爱吃梨，名字里也有个“丽”字。他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冰糖雪梨”。“这个名字听着就润肺”他说。在那个漫长的冬季，他用电锅熬冰糖雪梨，装在保温杯里。漫天大雪中站在她宿舍楼下等她下来。

“你表哥去镇上了，今天上午可能不回来了。”门卫老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边。

